原汁原味

食的妙趣，講之不盡。妙趣之一，香港能夠吃到的地方小菜、小吃，許多已非「原汁原味」。如揚州人不知什麼是揚州炒飯，上海的上海麵也非香港所見的樣子，海南鷄飯亦非始創者阿婆姐的炮製法了；如川菜館有所謂「改良担担麵」，許多地方菜實際上是經過「改良」了的。

念念不忘「原汁原味」的土產。我每到一地，會離開賓館，到街上找當地最有特色的「時菜」，到肇關吃穿山甲，梧州吃山瑞，桂林吃蛇子狸，杭州吃藕粉，長江水庫下吃鮠肉，鮑魚等等，都不僅確實的物美，而且是貨在的價廉。

十年前蜜月旅行到桂林，偕吾妻找過全市找不到「馬肉米粉」，引以爲憾！最近，聽說當地人順應客情，到處有售，又多餘地記心着馬肉是否夠供應。

在石岐很難吃得上「石岐乳鴿」，據說出口量大，供不應求。想當年寄居斯地，白鴿滿天飛，我的供應也養上一寶，對面就是以鴿蛋馳名的「太白樓」。

翹首以待，幾時能復舊觀。

賽馬麻雀

「賽馬麻雀」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？說穿了，與普通麻雀是完全相同的，只是每一副牌所用的張數，則可能有異。

決定一副牌應該用多少張，是由莊家的鄉般而定。舉例說，假使所屬的三骰骰子是四張牌，而莊家則有六張。餘此類推，鄉六點至八點用七張牌（莊家八張）；鄉九點至十一點用十張牌（莊家十一張）；鄉十二點至十五點用十三張牌（莊家十四張，也就是普通的牌數一樣）；鄉十六點至十八點用十六張牌（莊家十七張，則用十六張牌（莊家十七張，也就是台灣麻雀的玩法）。

莫以爲每人手上只有四張牌，最容易胡，因爲多半時候是十三張而已，到胡牌時候是可以將手上三張牌棄去當不用的呢。至於何以稱這種牌爲「賽馬麻雀」呢，那是因爲賽馬有路程長遠的分別，而這種麻雀則有所用隻數不同的分別。

四人相類，所以或搭或碰的機會，絕對不像一般人所想像中那般容易。

實際上是七張與十張這兩種比較上胡出的速度爲最快。但四張的則必然容易食大胡，因爲絕對不會是雖胡的，起碼不是平胡就是對對胡，一有差錯，我的供應也養上一寶，對面鮑魚等等，都不僅確實的物美，而且是貨在的價廉。

風花雪月

八面玲瓏

薛君

客窗隨筆

齊歡

由今日上海展覽館憶舊

「香港產品八五」展覽已于八日在上海揭幕，場地在上海展覽館，過去那邊曾是「中蘇友好大廈」，外貌帶些俄國式，我紙是根據照片一九五〇年春兩來後，並未回去過。解放前，那邊有個「愛儷園」，是猶太人哈同與其華妻羅伽陵的住宅，俗稱「哈同花園」，佔地一百六十餘華畝。其中多亭、臺、樓閣而不見其俗氣，當由高人設計，園牆竟比上海縣城牆還高，此亦開諸人言，我雖出世于城內，但其時城已拆掉。「哈同花園」並不開放，與其中人相稔者才能進去，我識主人夫婦一義女，曾入兩次，第二次逢牡丹盛放，那邊青蓮精舍的牡丹亦有名呢！牡丹是富貴花，有錢人家豈可無之？大流氓黃金榮的黃家花園中亦盛。寧波旅滬商閻湘雲家學圃又然。

「哈同花園」沿舊靜安寺路一帶，有家售德國菜的來喜飯店，據德孚洋行的德國人說很正宗，又有美商歡食公業「沙利文」門市部的西區分店，樓上的餐室兼茶座方面供兩人吃的「七打牛扒」，盛牛扒的橢圓形盤四邊用食物鑲之似鏡花邊，南來三十五年，此間從未有過。還有家售船菜的食肆曰「綠舫」，內部似船，色調以綠爲主，其「蜜炙火方」用「上腰峯」部一方，置蜂蜜而用文火來煨。再有家滿清情調的MANDARIN CLUB，「紐約時報」會聲之，相信今俱往矣。但上海今有新建的大觀園等呢！

影片「黃土地」

上次是談地理上的黃土地，今天談影片「黃土地」了。這是一部值得推薦的影片，值得推薦之處，是它用形象、聲音交代故事輪廓，反映歷史面貌。

黃土地，土壤民貧，那個時代的民風淳樸而又閉塞，不必用語言交代，大家看畫面中的山川人物，聽民歌中的詞、情、神，就已瞭然於胸，感動肺腑！

故事是很簡單的，一個戰士往荒集民歌，與一家三口同吃、同住、同行。

從少女翻山越嶺挑水的畫面，從她洞房之夜被揭面紗的驚怖之情，從她在驚濤駭浪划船冒險的片斷，從她和她的父、弟三個人物不同的性格表情和歌聲，從土民用原始的方法向天求雨，從……我們看到必須改變而正在改變的社會面貌。

這些，沒有用語言交代，却是通過形象、聲音表達出來。這是眞正的電影藝術！

這是很少能看到這麼好的中國電影！

如果時間許可的話，我會多看一遍，乃至多遍，因爲相信多看一遍，會多一種新的感受。

海角曉吹

若翁

戈登胞妹趕來送行

非真來語

陸天台

離倫敦車抵騷埔亭墟（南驛）戈登礮爲相助之得力者。普敦）港站，轉馬車至船埠，登渡大西洋之「聖路易」號，冠蓋雲集，南騷普敦商務局諸董事齊集，其總董且致送別詞，云辭處一隅，無物爲敬，然有一比金玉圭瑋更可貴之禮，已蒙接納矣，即敏鄉之「戈登將軍」也。蓋隸鴻章於同治初蘇省作戰，收復吳常諸郡之常勝軍統領，即南騷普敦人也。目前欽使特往其衣冠塚獻花行禮，蓋戈登離華後奉廷命，遠征緬及鳳篤，被圍困，擾盡援絕，戈登自裁殉職，竟未能尋獲其遺體。敏總董致詞云云，其知鴻章之心如此，蓋早年軍功，世界之盛國，將此親見者載之使特往其衣冠塚獻花行禮，蓋國朝野，亟盼中華能日進有功，在亞洲躍然而起，趨於富强，則余又老淚汍瀾，不能自已矣。且出於誠意云云。（詞甚長，長年廿六，今在美國，次年廿四歲，不俱述。）方在此時，送行之冠履相叙，紛集船艙，忽報有毛妃德夫人携二子趕到求見，乃戈登將軍之親妹也。欽使立刻延入，夫人手捧包裹之戈登遺書六大卷稿進呈。云：

「先兄在軍（指昔之太平軍與最後在埃及）手著此書「隨軍日錄」，在埃及安東，自知不免，設法寄出，距殉難僅數日耳。今特奉呈，請携返中國。」

鴻章聞而離座起立，肅然敬受，悲感於懷見之辭色極口多謝曰：「余來英後，即問及夫人，汝來何遲也？余兄，余之良友益友。既東歸，實人之情也。並早知英國朝野，亟盼中華能日進有功